以教育文化來營造台灣共識

●林玉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九二共識」是政治謊言，台灣共識則必須營造。教育及文化是高度承載價值（value-laden）的。性質上，它絕對不是價值中立（value-free），具體來說，教育及文化的「政治性」、「道德性」，及「工具性」特別明顯。當然，教育文化有它自身的目的性，但只要目的性無可置疑，則發揮高度效率的工具性，更可使普世性的教育價值早日實現。在開放、民主又自由的學術社會裡，教育價值的確認，要經過批判、懷疑、公開的民主程序。在教育思想的演進史上，有不少教育措施已成環宇性了，為世人所共同追求，如全民普及教育、教育機會平等、多元文化的強調；由近及遠、由具體到抽象、由地方化（localization）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注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以及對弱勢族群、殘障、學習遲滯者，及家境清寒，卻也品學兼優者，給予特殊的獎勵等，這些教育文化措施都是經得起理性的考驗而成「共識」；如還有人堅持不肯接受，那是由於無知或受到蒙蔽。其實，教育文化在時間上的過程，不正也是在喚醒這群在「洞穴」者從自以為是（其實卻為非），到願意改變心意的一種成長經驗嗎？

教育文化是一種潛藏的力（power），但政治卻是一種彰顯的力，二者若皆表現出「公義」（justice）美德，那將使理想社會早日實現。在「人權」（human rights）為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的二十一世紀，且人權須滲透入基層的時代裡，台灣政黨的政綱，在未來十年之中要展現的階段性任務，確實該為選民所關注。其中最為緊要的有下列幾點：

一、歷史上迄今，台灣在政治主權上定位不明；有力的政黨暗地裡有明確的台灣未來歸屬主張，但鑒於現實考量，卻不敢明目張膽陳列於政見及黨綱中，以模糊字眼蒙人耳目，或巧飾文字語言欺騙選民。之所以如此，還能得逞，皆因教育文化與其學校教育之失敗所造成。十六世紀西方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所期求的兩點為學要旨，一為「清晰」（clear），一為「明辨」（distinct）。台灣的教育在這方面卻乏善可陳，如近日政壇喧騰的「一中」、「共識」及「各表」，要是台灣選民受過簡單的邏輯解析，就馬上覺知其中底細，則依此來做投票的選擇基礎，且作為今後台灣價值所追求的旨趣，不是彰彰明甚嗎？政治演變至今的朝野兩大政黨，也隱約可見民進黨（民主進步黨的簡稱）以台灣為念，中國黨（中國國民黨的簡稱）則以中國馬首是瞻。

二、「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既從表面上已成為上述兩大黨的共同語言，則

民進黨的黨綱就應該以醒目的字眼，凸顯在教育文化的層面上。這是民進黨該「清晰」又「明辨」予以強力指出的部分。遺憾的是，十年黨綱尤其教育文化在這方面的著墨，分量太不成比例。台灣與中國，已為絕大多數台灣選民認知兩者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弔詭又荒謬的是，既然如此，為何在「台灣」這個獨立國之內，竟還有個政黨，號稱為「中國」的。觀念混淆到如此地步，而該「中國黨」還在台灣執政近六十年，且現在仍大權在握。嚴格言之，這是「台灣」教育文化人士的重大罪過與失職。今民進黨的十年政綱不在這方面特別下功夫，是令人失望的；不少內容與中國黨的不相上下，是還要選民如墜五里霧中嗎？

三、台灣在教育文化史上，長久以來都屬殖民地式的（colonial），卻未翻身成為「國家式」的（national）。歷經荷、西、明鄭、日本及中國黨的政治統治，遂行其宰制式措施，台灣子弟及師生是遭壓抑的（depressed），是環球上類似此種遭遇中極為典型的地區。不幸，「被壓抑的教育學」（depressed pedagogy）已是該種命運地區教育工作者所熟知的教育理念，台灣教育文化界卻對該種著作極為陌生，轉型正義在教育文化圈中少人提倡，甚至視之漠然，還眼睜睜的視壓制者的圖騰明目張膽的出現在校園內或報紙影視畫面中。各級學校及社區裡，還存在數以千計或萬計的政棍（傅斯年的用語，頗為精準，注意，不是「政客」）銅像，民進黨執政期間，清除此汙垢並不認真，也非施政重點，甚至有教育部長公開宣稱那是地雷，他不願也沒膽去踩！而大中國的地圖還存在教室外牆，作為「潛在課程」之一，師生及選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還把「我們中國人」、「咱中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文明古國」等口頭禪掛在嘴邊。這種自欺欺人的心態，就是殖民地式的奴隸型典範。

四、往後的十年，為攸關台灣前途的「關鍵年代」（critical age），鑒於馬政府上任後的明顯親中作為，加上中國近年來軍事力、經濟力、體育競賽力等的崛起，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勢必比往昔大過好幾倍，排山倒海的宣傳及文攻武嚇，中國學生、旅客、商人及新娘的入境台灣。台灣正面臨歷史上的重要抉擇，教育文化若無視於此種危機，仍然高唱一些教育中立地帶上的名詞，以超然為清高不沾鍋，這是見樹不見林的短視作為，未能展現超群及一流台灣教育家的風格。當年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重用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文化論，使本來積弱又學習漢唐儒學而群雄割據的東方「倭寇」，一躍而為亞洲最強大國家。台灣受孔教漢化的影響尤深，如何「還原儒家，告別儒家」（台大哲學系教授李日章的近作書名），殆為台灣教育學術界的艱鉅任務。不過，如民進黨贏得選票，為獨立台灣文化的根基上特為著力，則台灣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命脈還可延存，而文化上的台灣扎根，可以與漢學儒家平起平坐，甚至作為全球多元文化的一環，也比較有厚望。

五、台灣的教育文化，本來就涵有豐富的歷史背景。當年荷蘭統治台灣時，該國最早的大學雷登（University of Leyden，成立於1575年），是學界公認最開明也最進步的世

界級大學，優秀畢業生遠道來台傳教，娶台女為妻、習台語，還希望設立高等學府，造福台灣子民。以大文豪Erasmus為名的船艦，航行於台灣海峽之間，最傑出的教育人文神學家Comenius之精神及教本，介紹到寶島來。其後長老教會名牧師，如畢業於英愛丁堡及格拉斯哥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 Glasgow University）者絡繹於途。淡水馬偕是盡人皆知的「台灣人」，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Princedon），這些都是比中國黨控管的台大較為當今有名的世界明星學校。他們的基督教徒奉獻心血，灌溉在台灣這塊「荒土」上，也滋生出豐潤的奇花異果。加上台灣學生的勤奮向學，資賦優異，假以公平機會，必能一展長才。近年來台灣人在學術界、企業界、運動競技界與音樂美術界等，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優異表現，「台灣之光」已成為耳熟能詳的榮譽口號。潛能的激發有賴一股上進渴望，狂熱不歇，台灣人本有不認輸（輸人不輸陣）心理，各級學校教材中如能選擇感人的台灣歷史事蹟，高度富有意義及價值的教材，教師又擁有教育愛的情懷，教育文化氣氛中充滿著解析教育哲學家所提的三大「規準」──合價值性（worthwhile）、認知性（cognitive）、與自願性（wittingness），則不只不會出現台灣過去或現在教育中的一些顯著弊病，且樂於向學（attention），而非視學校如拘留所（detention）了。或許果真如此，台灣有可能類似歐洲的瑞士，不只二者皆以山水美麗聞名於世，地理面積也不相上下，而瑞士不只在教育思想史上，前有盧梭，這位掀起哥白尼式教育革命的思想家，後有裴斯塔洛齊，這位愛心感人的教育家及皮亞傑，這位研究兒童認知發展卓越有成的心理學家，並且有稱霸網壇的名將。台灣若也能如此，就東西輝映了。

民進黨如再度執政，除了上述可作執政方針外，還應以政府之力設立一種人才培育的學府。教育過程中有待老師教的不多，但卻極為重要。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一再質問「德可教嗎？」（Can virtue be taught?）思之再三，下述三項非靠老師「教」不可，學生是「自學」不來的；一是學習工具，一是學習方法及技巧，一是學習態度。

（一）學習工具：許多世界一流學者都在早年即具備古今語文工具，不只本國母語，現代外語，且古典語文皆能通。拉丁及希臘語文，是精熟西洋學術不可或缺的語文。另一工具是數學。語文及數學都需仰賴「他教」，政府有責任斥資培育「菁英」（即古代的士大夫，但不可有庸儒陋俗）。

（二）學習方法：邏輯推演及儀器操作，師教則效果事半功倍。

（三）學習態度：耐心、毅力、動機強、風度佳，喜聽批判、容忍異己、開誠布公、有雅量。各級學校的「校風」如果如此，社會也就洋溢一股高操的氣息，此種「文化」，不是極為「文明」嗎？

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教育文化篇，是否應在這方面著力呢？放眼舉世各國，尤其是教育文化先進的國家，以政府公權力進行這種「國民教育」，六至九年即已足夠，沒必要十二年，將學校教育儘量由國家興辦，反而是專制、共產國家的政策，因為教育是遂行

政治目的的最佳工具。

十年之內，台灣之「撥亂反正」，將以往錯誤的走向，引回正常及正當的途徑，這是民進黨的歷史使命，也是「台灣人」的共同目標！教育及文化在這方面應扮主角，絕不可缺席！文化及教育人士，應戮力以赴！以教育文化作為建構「台灣共識」的利器，善用溝通理論，透過分析哲學方法，闡釋各種理念，將「台灣」從地理名詞提升為政治名詞，才是捍衛外侮的最佳精神堡壘。屆時，「台灣」人等同於「台灣國的人」，就大功告成了！十年工夫，綽綽有餘吧！這才是政「綱」！又何必言細目？

當年「美國共識」（Americanism）奠定建國根基，民進黨有必要學習此種經驗，以「教育」政綱告訴選民，民進黨是「台灣」的黨，另一是「中國」的黨；總統的民選，也是「兩國文化」有無的最大差別所在。◆